

貨

郎

涅克拉索夫著

飞白譯



文学小丛书

貨 郎

〔俄国〕涅克拉索夫著

飞白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貨 郎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83 字数21,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1 $\frac{9}{16}$ 插页2

196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 0.15 元

獻給我的朋友
加符利拉·雅可夫列維奇

(科斯特洛馬省朔達村的一位農民)

當咱們兩個一起，
跋涉在泥沼地里，
記得你常常問我：
用鉛筆寫什麼東西？

讀吧！我寫這本書，
不是為出名，是為你服務。
你要喜歡，我無比鼓舞，
你不喜歡，我也一聲不出。

請別嫌禮物太輕微！
等咱們下次再會，

一定要好好干一杯，
再一同去打野味。

尼·涅克拉索夫

1861年8月23日于格列士涅沃

一不图你的布，

二不收你的綢。

——民謠

“哎！貨郎筐子滿又滿，

有花布來有綢緞。

親愛的姑娘你可怜可怜，

我肩頭壓得疼又酸！——

你悄悄兒到那麥地裏來，

我在那等你到夜晚，

黑眼珠美人兒一來到，

麥地裏就擺貨攤。

我血本下得可不少，

請你不要講價錢：

把紅扑扑的嘴唇兒湊過來，

把身子挨在郎身边！”

雾蒙蒙的夜幕落下来，

小伙子早已在等待。

瞧，来了！

心爱的姑娘一来到，

货郎马上把货卖。

卡佳斤斤计较讲价钱：

你要的多了我可不买。

小伙子亲着姑娘的嘴，

还想把价钱抬一抬。

只有那深沉的黑夜才知道，

最后他俩怎个安排。

麦子啊，把青纱帐升高点儿，

莫要把秘密泄露出来！

“哎！货郎筐子轻飘飘，

背在身上象羽毛。

其实哩，

姑娘只收了碧玉戒指儿，
别的啥都没有要。
送她块花布裁衣裳，
送她根头绳扎辮梢，
送她条腰带束住腰，
利利索索好割草，——
美人儿只收了一个戒指儿，
别的全都放回了筐。
‘情郎你不在我身旁，
我不愿打扮得这么漂亮！’
唉，你们这些女孩儿家，
真是一些小傻瓜！
自个儿拿来了一斤甜酒，
礼物却一点儿不肯收下！……
卡佳卡佳，你等一等，
今夜咱俩一言为定。
你爹跟前的掌上珠哇，
你把我的话记在心：
等到这筐货卖空了，
圣母节我准保赶回村，

帶着你呀，我的心上人，
到上帝的教堂去結婚！”

打从早起到傍晚，
小伙子冒雨把路赶，
赶到一个大村子边，
才攆上自己的老伙伴。
老季洪尼奇一見開口罵道：
“喝，我还当你小命难保！”
万卡得意地微微笑：
“我卖布来着，大叔你别恼！”

二

种父家的姑娘，

早来早开张！

——农村小贩吆

喝的调子

“哎！费朵拉，瓦尔瓦拉，

把你们的箱子打开吧！

哎！大嫂子，二嫂子，

把家里的铜子儿拿出来吧！”

嫂子们，媳妇儿们，

向着货郎围拢来，

一群天鹅似的大姑娘，

带着家织的土布来，

还有慈祥的老奶奶，

搖搖擺擺走過來。

“花布竹布棉絨布，
花色俱全樣樣美。
香噴噴的香肥皂，
兩毛錢一塊真不貴。
瞧這胭脂保不退色，
花五個大子兒年輕十歲。
瞧這戒指兒是真貨，
紅艷艷的寶石放光輝。
還有秘傳的愛情符，
想要迷誰就迷住誰！”

村子當中變了市場，
吵吵嚷嚷真熱鬧。
娘兒們好象醉了酒，
你搶我奪不可開交。
老季洪尼奇發誓賭咒，
一個大子兒也不饒，
左一個誓，右一個咒，

听得万卡直发毛：

“我要多赚你一个子儿，
就叫我眼珠爆出，脚下裂缝，
馬上就往地獄里掉！”

瞧，买主卖主一拍巴掌，
又一笔生意成了交。
咳，这些小贩可真机灵，
賭起咒来不嫌牙疼……

这一天村里鬧哄哄，
好久好久不得安宁。
可怜的娘儿們翻箱倒篋，
掏出了自己的私房錢，
一个个把銅子儿全花光，
包上了新头巾到处轉。
为了一条花絲帶，
两个媳妇抓破了臉，
潑辣的費克露施卡
叫婆婆罵得不敢还言。
这娘們憋了一肚子气，

回头把小販們痛罵一頓，
“哪兒鑽出來的騙人精！
簡直跟神父一樣貪心！
碰上了你們活見鬼，
該用棍子把你們轰出村！……”

貨郎們听了哈哈一笑，
收拾起貨攤又上了道。

三

要幸福你就把杯干，
不想幸福就甭喝完。

——古壮士歌

出了村子先停一停，
把賺的利錢分一分。
朝着教堂画个十字，
打从心底里长叹一声。
“大叔，你今天买卖真不賴，
为什么老是长吁短叹？”
“唉，即便上帝不見怪，
自个儿吐口水也吐不完；
吹牛說謊說髒了嘴，
不騙人就卖不了錢！”
老头儿又朝着教堂那边

画十字画得沒有个完。

“要是照买卖人說的話

一句一句把賬算，

买卖人早就該絕了种，

一个个掉进了地獄里边！唉！”

“卡利斯特拉可上了当。”

“那財神，騙騙他是完全應該，

他自己把穷人刮得好惨。”

“头发火紅，胡子那么尖……”

“这年头可不比旧时候，

咱們这行有多大賺头？

眼看着又要动刀兵，

一打起来就更够受：

你瞧小两口結婚正热火，

冷不防把新郎抓了壮丁。

沙皇发昏，苦了老百姓，

俄国的銀子花个干淨。

兵舰一只只沉下海，

黑海水叫血染得通紅。

鉛和錫都浪費掉，

多少好汉把命送，
人人都搭拉着脑袋瓜，
个个村子都有哭声！
唉！那些娘們才够噏，
你哭我号吵得慌。
今天人还没死掉，
呼天搶地哭什么丧！
拿她們哪，簡直沒法办，
送壮丁就象送葬一般。
女人們哭得皮黃骨瘦，
男人們整日价下酒館。——
你可記得酒館店主？
那老坏蛋說話多可恶：
‘什么官儿有我大？——
人人都是我的奴僕。
不信你問問同胞們：
一年到头为誰辛苦？
忙完了夏天忙秋天，
自己不要一点好处，
他們哪，我的亲家，

花錢喝酒滿不在乎。
我一不播種，二不收割，
可是他們地里的收成
統統送進了我的倉庫！’

“下酒館把家底喝得精光，
誰還能給老婆做衣裳？
庄稼漢進城去要飯，
走了大街串小巷。

“唉！酒館的毒物害人不淺，
中國的茶葉，煙草的煙！
煙里酒里混日子，
稀里糊塗就玩儿完。
世界末日還沒有到，
這世道已經是兵荒馬亂。
喇叭就要震天响，
死人就要往起站！
杀人流血作尽了孽，
这笔賬到時候怎么算？